

大陆家庭教会知识分子灵命成长 的特征与挑战 --- 以北京 XX 教会为例

清心 大卫

近十年来，大陆的城市教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然而知识分子基督徒作为城市教会的主要力量，其灵命成长的特征以及挑战是什么？教会是基督徒属灵的家，也是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 4:16 非常明确地描述了教会和基督徒的关系「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大陆的城市家庭教会大多还很年轻，知识分子基督徒在年轻的教会里面如何成长而成为教会的祝福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以北京 XX 城市教会建立和发展过程为例，展现知识分子在 XX 教会中灵命成长的特征以及挑战的点滴，并提出大陆城市知识分子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疑惑，展望未来可能帮助他们成长的途径。

一、XX 教会发展历史与特征

XX 教会成立于 2003 年 3 月，成立时共有五人，分别为牧师夫妇和三位大学生。聚会地点在传道人家家里，到 2004 年 9 月的一年半时间内，除了牧师夫妇，其他全部为在校大学生，规模在 20-30 人左右。聚会地点移到中关村的一个居民区内。2004 年 9 月，某大学的教师基督徒一家三口回国，加入 XX 教会，开始有工作人士参加教会。到 2008 年教会发展到 300 人左右，聚会地点移到中关村附近 200 平方米的写字楼里。2009 年部分同工建议财务的支出应该由一个委员会来管理，此前一直由牧师夫妇管理。双方发生了争执，最后四分之一的人离开了教会，在海外教会的帮助下，建立了另外一个教会 YY。XX 教会从 2009 年到 2014 年，固定聚会的人数发展到 500 人左右，中间聚会地点搬了 2 次，受空间限制，聚会的时间也变成了 3 堂，分别是周六下午，周日上午和下午。

教会的发展过程展现了以下特征：

1. 人员组成年轻化。教会起初以在校大学生为主，现在以在校大学生、刚毕业学生和高校教师为主，80%以上的成员年龄在 35 岁以下。大多数学生是在国内信主，部分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学生原来就是基督徒，最近一年教会接收了部分守望教会的基督徒。

2. 年轻人数增长幅度大。感谢神兴起年轻一代，同时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学习压力、经济压力、情感压力、人际关系压力等，促使他们愿意来教会寻找平安喜乐的教会生活，另一方面，现在的年轻人大部分是独生子女，成长过程中经历中国的经济改革，父母给他们的关怀较少，因此渴望家庭的温暖，教会在某种层面可以满足年轻一代对家庭关怀的渴望。

3. 教会繁殖迅速

XX 教会从 2003 年到 2014 年，在全国 13 个城市设立分堂，一般是在 XX 教会聚会的基督徒大学生毕业后，到外地就业，他们在当地城市建立 XX 教会，教会也呼招传道人去分堂服侍。

4. 教会组织管理扁平化明显

最初教会所有事项都是由牧师和师母负责。后来成立同工会、核心同工会，实际决策依然是牧师夫妇负责。核心同工也都是年轻人，中年的同工大多因不满教会的组织管理体制陆续离开教会。

二、教会人数增长的经验

教会的人数过去 11 年增长了 100 倍，有效传福音的经验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学生是传福音的主力军，教会举办大学生布道会，首先用丰盛的爱宴招待学生，然后破冰游戏，最后分享见证，传道并呼招，每次都会有数十人决志信主，同时教会举办的节日庆祝活动（如复活节、感恩节、圣诞节等）和赞美诗音乐会等传福音的效果好。

2. 小组彼此关怀有利于人员稳定。

3. 丰盛的爱宴也是吸引年轻人的途径。

如果简单从教会人数的变化来看，过去 10 年教会人数增长了 10 倍，也成功在国内其他 13 个城市植堂。但是根据每个主日的新朋友登记人数估算，教会成立以来，到访过教会的人超过 1 万，但留下来的只有 500 人，占 5%，流失率在 95% 左右。因此，非常有必要探讨高流失率的特征及原因。

三、教会人员流失分析

XX 教会人员流失的特征：

1. 中年知识分子流失严重。原因是教会对牧养重视不够，对已经信主多年的人喂养不足，另外是基督徒本身的骄傲在对管理模式不满的情况下离开。

2. 海归知识分子流失严重。一方面国内教会和海外的教会差别较大，这一类人不能适应；另外有些海归人事回国，希望寻找服侍的机会，而 XX 教会不能提供服侍的平台。

3. 年轻人流动性大。伴随每年的学生毕业，会有部分学生离开北京。

在 XX 教会教会这种 95% 流失率下，教会人数依然在过去 11 年由 5 人增长到 500 人，我们可以有以下思考：“庄稼熟了”。神一直在中国预备人心，在堕落悖逆的社会背景下，知识分子渴望寻找真理，渴望寻找心灵的平安喜乐，他们愿意来教会寻找。但是究竟什么原因使他们不能留在教会？他们的灵命成长的挑战是什么？

1. 神的话语在讲道中被传讲不足。只有神的话语才最有能力，神让我们吃喝耶稣，真正让知识分子留在教会并委身成长的不是爱筵，而应该是神的话语。XX 教会牧师的讲道常常花时间渲染现今的丑恶社会现象，一些事例来自手机报，宣讲的事例大部分会众并不知晓。这样的讲道没有把耶稣的话放在首位，其原因可能是教会的管理占用了牧师主要的时间，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亲近神，准备讲章。讲道的内容多是传从别人听来的，缺乏考证，断章取义，与知识分子要求严谨的风格不

相符。因此这样的讲道能吸引慕道友和初始的信徒，并不能有效地喂养成熟知识分子基督徒。

2. 知识分子基督徒真理装备欠缺。大多属信徒对真理的认识模糊，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缺乏智慧和信心。例如：基督徒对“顺服”、“让弟兄跌倒”、“论断”、“服事神”等概念的真正含义不清楚。例如：把“顺服神”与“顺服牧师”画等号，牧师严禁会众参加教会以外的任何培训，有的同工就不敢听其他机构举办的任何福音讲座。师母反对核心同工的婚姻时，同工盲目顺从。

四、大陆知识分子信徒灵命成长的挑战

目前，面对中国大陆日益悖逆的社会背景，知识分子基督徒往往陷在内忧外患中，其中内忧是工作，生活以及教会；外患可以是竞争压力和繁忙的工作等。信仰没有应用到工作生活中，例如科研人员在申请课题以及经费使用中遇到极大的来自世俗的挑战，不清楚如何处理。“内忧外患”使得知识分子信徒忽视了神起初的呼召和自己身上的使命。因此如何解决诸多的内忧外患？

笔者认为解决问题核心问题内忧，外患不过是环境。解决了“内忧”，“外患”就会土崩瓦解了。

五、可能促进大陆知识分子成长的途径

1. 完善教会的根基建造和复兴

教会是知识分子属灵成长的家，家庭氛围影响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国内处于信徒人口表面爆炸时期，常常使得牧者骄傲自满，忽视教会根基建造、生命成长、管理制度等，因此牧者的培训和属灵遮盖尤为重要。海外的教会已经趋于成熟，可以帮助大陆的城市教会完善。但是目前家庭教会尚不被承认，部分教会不敢公开；近年来国内异端猖獗，为屏蔽干扰，很多家庭教会采取封闭的管理模式，以至于拒绝海外资源，或者有选择地与海外联系，教会的根基完善还需要很多努力。

2. 知识分子信徒的培训

知识分子生存压力大、工作繁忙，加上教会的牧养不健全，生命成长缓慢。因而培养知识分子信徒“以国度心胸为起点，以作主门徒为目的，以基督心肠为动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内忧外患中，知识分子首先需要教会的理解与鼓励，笔者团契的朋友来自北京 ZZ 教会，在大学任教，教会要求同工参加每周三的通宵祷告，他孩子小，白天还要上课，没有参加祷告会，遭到教会的公开指责。

六、总结

从北京 XX 教会的发展来看，教会的成员趋于年轻化，流动性大，过去 10 年到访教会人数超过 1 万，固定聚会人数从 5 人增加到 500 人，表明大陆城市知识分子对真理的渴望；而高达 95% 的流失率背后透露了教会根基建造，管理模式等有待完善以及门徒培训有待提高。

林前 3:6-7：「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只有神的话语才能将知识分子基督徒留在教会，只有神的话语才能让知识分子生命成长。

尽管大陆的城市教会还处在建设初期，知识分子成长也遇到一些瓶颈，但是相信神的大能，只要教会和信徒都把耶稣作为房角石，在基督里合一，大家所期待的教会的“身体强健”一定会来到。

问答和讨论

郭易君弟兄：特别谢谢姊妹的分享，我突然觉得自己又接地气了。我很想念国内的弟兄姊妹。我自己的一个感受是，目前国内城市教会知识分子性的教会，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工人的问题，就是工人本身的装备不够，工人素质不够，工人荣耀自己、自立山头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在北京教牧联祷会我与众多的牧者有过交流。在北京有神学博士的牧者只有杨天道一个人，在美国读完神学、正统的装备过、回国在北京牧会的不超过十个人，这是我们的现状，工人的问题是根本问题。另外我来回应一下，刚才两位姐妹讲的海归团契的问题，我想提两个我的看见，希望跟弟兄姊妹分享，如果谁有负担可以来做：第一个就是海归团契，我有这样的想法，在现在的政策和法律的框架下，有没有可能在北京建立英文堂。第二个，有没有可能把海归团契和国际人士的事工(international ministry)连在一起来做，就是我们的眼光是不是不要只关注华人的海归，还要关注很多在北京讲英文的北大、清华留学生，把他们拢在一起建立一个 International Ministry 或者一个独立的堂，这个在美国已经做了上百年的历史了，但我们的华人基本上还没有人做。这是我的两个看见，谢谢！

周传初弟兄：刚刚听你讲到，不少海归进到国内教会，常常对讲道的内容和水平不满意，又觉得教会对他的注意不够，对教会的环境和文化不习惯。虽然这里有适应的问题，教会本身也可能有它的限制，但当事人要先查验自己是否有消费者的心态。我们在北美牧会的时候，须要帮助将来可能的海归有心理准备，有健康的态度，祛除两种心态。第一是消费者的心态，碰到事情就批评、埋怨，态度负面，不肯用心了解、体谅别人，也不愿投入、参与，从基本的贡献做起。另外一个找麻烦的心态，像你刚刚讲的，把自己当上帝的调查员，动不动就去问牧师“你们的财务是怎么处理的？”，不是说这种问题不能问，但是先要扪心自问，自己问的动机是什么？我们要从这些方面着手，培养弟兄姐妹有健康心态，教会有健康的文化，远避消费者或找麻烦的心态，人人有彼此为伙伴的心态。在这种环境里成长的人，有一天做了海归，去了当地教会以后，会认定那里是他的家，以谦卑的态度投入。我其次的回应，是对于你刚刚所提到的，一些弟兄姊妹回到国内以后，在价值观和处理日常事务方面，有很多的疑惑和混乱。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七嘴八舌，甚至你刚刚讲的有师母给他一个建议、牧师给他相反的建议，他到最后变得父子骑驴，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的良心知道这些好像都不对劲，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想在这里的教会也要培养弟兄姐妹依据圣经的原则和起码的逻辑，有分辨的能力。听了新环境里的各种意见，不致落到父子骑驴的光景。分辨的能力和动力肯定要基于圣经

的伦理和原则，同时要以一个谦卑的态度来平衡，不然分辨到最后，有可能变成困扰、愤怒、论断、和批评，这样也不好。所以要有分辨的动力，还要有谦卑的态度。你刚才提到的另外一点，有关信仰的原则跟生活的伦理怎么结合、调适。具体来说，为私人的事坐计程车、吃饭，跟公家的经费是不是能放在一起用？人家上班，在公事上作假你怎么办？有些问题是你可以控制的，有些情况是你不能控制的。圣经里的但以理，在蛮横霸道的尼布甲尼撒王的朝廷作重臣，很多事情他也只有听命盖章的份。有些事情他有职权作决定的，他可以去改变，其他他不能改变的事，他需要去接受，但以理显然处理得很好。我们的问题是怎么去得到分辨两种情况，所需要的常识和智慧呢？我们也许可以平时收集一些生活和工作上，可能碰到的个案或实例，做些讨论分析，并一起为这些事情祷告求问主，之后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给要成为海归的弟兄姐妹作参考。我想最后提的一点是降低海归在信仰上的流失率。有一点我们可以试着做的，就是收集足够的资料，在他们回国之前帮他们找到同是海归的伙伴，事先建立联结。另外我不晓得在各地有没有做的，就是几个主要的城市，每一季办些海归的联谊活动，把重点放在欢迎新回国的海归，在这个过渡时间对他们稳下来特别有帮助。海外校园杂志编辑的海归手册，内中有很多实用的资讯和材料，此间的机会可以主动索阅，作准海归的培训使用。

清心姐妹： Lydia 姐妹在推动一个一对一的计划，就是海归回来以后，给他找相同专业背景的人跟他去相识，我就接触过一个和我同专业的海归，她在一个研究所工作，一个年轻的基督徒，刚回国，我跟她谈了一次。

范学德弟兄： 姐妹讲的很不错，很受激励。其实关心三个问题，一个是你提到牧养不够，是不是因为个别的关怀不够？国内的牧者很容易有一个大家长的身份。另一个我很关心的是，中年知识分子分流比较多，分流之后他们到哪里去了，彼此之间怎么牧养？第三个是考没考虑将来在网络上建立一些空间的教会，这样就可以把两岸沟通。

清心姐妹： 其实那些中年（知识分子）虽然在教会流失了，我们小组活动的时候他们还来。就是说不参加教会的主日敬拜，但是小组查经的时候他们有时候还来。有人自己在家敬拜和聚会，没有人能讲道的时候，就看一段讲道录像，然后祷告。也有人建立起了一间新的教会。

可瑞安弟兄： 谢谢你分享。我想问的是您如何去接触在北大清华这样的学生中的天之骄子这一代人，因为我自己不是好学生，但是我出国后发现我周围的人都是好学生，我想多去了解他，接触福音之前，到接触福音之后的那一刻，是什么样的东西会让他产生兴趣，让他觉得这个是他人生中需要的东西？

清心姐妹：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就讲我的学生吧。可能第一点是他们看到我跟其他导师不一样，引起他们思考。最重要的是看圣灵什么时候做工吧。我的学生有三个人决志，都是郭老师去的时候呼召。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呼召他们信主，我就常常带他们查经，但就不知道怎么呼召，我也不敢呼召，我们教会说我不能呼召。

后来刚好郭老师来讲课，就把学生召到我家来，说组会在我们家举行，然后他们就哗一下都到我们家来了，就把他们都骗来了。然后两个小时组会完了，中午请他们在家吃饭，吃完饭郭老师就到了，然后郭老师就开始给他们布道，布道完了就呼召，然后就举手站起来。

拉吉姐妹：海外校园其实很早就开始做海归事工了。海外校园杂志的主要读者本身有三分之一以上都是海归，所以我一直和他们有较密切的交流。刚才听了两位姊妹讲的，我觉得我们教会都有一个定向思维，就是希望海归进入当地教会。其实说句非常实在的话，在我具体和他们交往的时候，发现，只有那种最优秀的或者说灵性很好的海归基督徒，他“咬着牙”进入了当地的教会，并坚持留下来，并得到了祝福和成长。但大量的流失是正常的，因为他无法在那里面生存。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传统。我们就是这么几种教会，就是一切不会改变，也不想有所改变的，现有的教会，教会有思维是“你来！”而没有“我去！”。海外校园早期是成立那种海归团契的，因为我们也有这种主导思维，所以就希望我们能从大陆退出来，不要做团契，而让他们进入当地教会。最后，我们是退出来了，他们也去了教会，但最后也有不少人又从教会流失。所以我现在在想，是不是像北美、海外的华人教会，其实我们有很大的教导的余力和资源，目前也有教会在在国内开分堂。我们海外教会去开分堂的时候，大多是有延续性的，包括教会的神学、仪式等，其实也是有一个传统，对此较为熟悉的在海外信主的人就比较容易接受。同时海归和国外的教会有这个延续性的时候，这种教会能吸引很多将要出来留学的人，以及和海归靠近的慕道友。所以教会的理念可以从实际情况来调整，而不是让他们来适应我们，我们也许也可以适应他们。